



火车要过铁牛关

福建人民出版社

目 錄

武夷山散記.....	馬 驥 (1)
尹尙龍.....	王 守 勤 (13)
劈懸崖.....	洋 洋 (26)
——寫獲得“優勝”紅旗的某民工分隊	
熱愛鐵路的人.....	黃 岑 (29)
省下一座雙孔拱涵.....	劉 雪 晨 (39)
火車要過鐵牛關.....	陳 遠 謀 (44)
——記打通鷹廈鐵路鐵牛關隧道	
浦城一青年.....	朱 振 聲 (47)
——先進生產者張明萬	
電花磨鋸機的誕生.....	楊 平 坦 (55)
訪青年志願築路隊.....	李 俊 雄 (62)
楊連第連的架子工.....	張 振 (65)
打碎“老虎嘴”.....	焦 乃 貧 (71)
一個新兵的成長.....	盧 仲 才 (74)

武 夷 山 散 記

馬 馳

大 禾 山

武夷山，是革命的故鄉，是我國人民的驕傲。但是，這座突起在東南沿海、綿亙千里的巨大山脈，也是交通的大障礙。

鷹廈鐵路，從鄱陽湖附近的丘陵地帶蜿蜒東南行，伸向東海最前綫；而武夷山却沿着閩贛邊境迤邐東北行，從正面擋住了它的去向。這樣，在這個交叉點上，就出現了一個長達十二公里的工程羣——大填方、大挖方、大橋、大隧道等等。其中僅隧道一項即占全段總長的四分之一。

去年冬季的一個早晨，我們乘車去訪問這個工程區。

象武夷山區冬季的每個早晨一樣，峽谷里瀰漫着白霧，白霧深處隱約地傳來開山炮聲、打夯的歌聲和推土機的隆隆聲。向前走，彎路越來越多，坡度也越來越大了，“陡坡慢行”的三角形標志、“傍山險路”的欄杆形標志、“連續彎路”的急驟的曲綫、黑白相間的路樁和警告司機的大大的驚嘆號，連續出現。汽車在這剛由戰士們開辟的運輸便道上吃力地爬着。這種情況使我們很着急：臨出發時，就聽說山區

第一个隧道——鉄牛关隧道已經打通了，关前的一座大桥也竣工了。到师部又听說这个山区最后一个隧道——小禾山隧道也打通了；被夾在中間的号称“鷹廈鉄路的咽喉”的大禾山隧道，正在緊急施工。我們深怕汽車行走的速度趕不上战士們开山的速度。

十一时，汽車爬过一个大山嶺的鞍部，在一排臨時营房附近停下了。这就是大禾山隧道工地。

大禾山山高地險。在这里沒有茂密的森林，看到的只是一片沒人深的荒草和赤裸裸的頑石。

山上的農民中間，流傳着这样一个故事：大禾山本來是老天爺拋棄了的地方，这里沒有一棵稻子，也沒有一戶人家。后来，天上一个老得沒了毛的笨手笨脚的耗子，到天倉里去偷粮食，偶然掉下了一颗稻谷，在一个石縫里生了芽、長大了。虽然稻穗不足一寸長，但总算有了庄稼，于是几家最窮苦的農民冒險搬了進來，形成了今天的大禾山村。这当然是神話，但这个神話却有着可靠的生活基礎。以交通情况來看，在鉄路开工以前，一条羊腸小路便是它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小路上的石塊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草鞋磨光了，磨圓了。誰記得已經磨过了多少年代啊！

一九三三年，工農紅軍到了这里。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这荒涼、貧困的大禾山，燃起了土地革命的火焰。苏維埃政权成立起來了，青年人扛起長矛参加了紅軍。大禾山虽曾經过了十几年的白色恐怖，却巧妙地保存下了当年的一个

“列宁室”。“列宁室”的整个牆壁上寫滿了山歌和标語，有的虽已殘缺，但大部依稀可辨。在一首“拾劝妻”山歌里寫着这样的句子：

.....
式劝我妻要帮忙
大家优待我武装
妇女組織慰劳隊
做好軍鞋送武装
.....

伍劝我妻莫思想
我是暂时离家鄉
等到共產成功日
回家安乐才久長
.....

拾劝我妻心要專
劝解男女要宣傳
世界紅旗都插起
后來回家才團圓

从这几節朴素的山歌里，可以体会到当年大禾山人民那种对待革命的坚强决心和偉大的英雄气魄！

在另一面牆壁上用大字寫着：“創建一百万鉄的紅軍！”这在当时，只是人民的理想，但經過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人民解放軍已經不是一百万，而是几百万有着近代化装备，

有着强大威力的隊伍了。一九四九年，當大禾山的人民重新看到自己的軍隊時，不禁掉下激動的眼淚。

一九五五年，鐵道兵來了。鷹廈鐵路綫正從大禾山下通過，就在這裡，要鑿開一條全綫最長的隧道。頓時偏僻的大禾山，變成了熱鬧的建設工地；大禾山村也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市鎮。在農民們板牆竹頂的房舍中間，新華書店、郵電局、供銷合作社、糧食局的分支機構，飯館、理髮館、鑲牙館、豆腐坊、屠宰坊、彈花坊都開張了。城里的裁縫，周圍幾十里的水果商，也趕來了。

工地上，到處是機器和機器的喧囂；公路上，軍用汽車和公共汽車鳴着喇叭，來往奔馳。原來那條小路如今顯得冷清的，原來閃亮的石塊也發黑了。

隧 道 中

我們決定到隧道裏面去。

路上，北風卷着雪粒，向臉上打來，使人很難分別這裡的冬季和北方有什麼不同；山坡上，小巧的茶樹的葉子，凍得紅紅的，在寒風里抖索着；村里的農民們也都提着手爐在烤火。但在隧道裏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這正是交接班的時候，我們隨着上班的風槍手們往峒裏走去。說實在話，第一次進隧道的人都有點緊張。那麼高、那麼寬的峒子，有的地方用木架支撐着，有的地方根本沒有支撐，峒頂上一塊塊尖稜稜的石頭，好象隨時都可能掉下

來。往里看，烟塵滾滾，一眼望不到頭；回頭看，隧道進口已經不見了。峒里，電燈代替了日光，雜亂的脚步聲在多大的峒中引起了達達的回響……。可是，戰士們戴着藤帽，穿着工服和長統膠靴，扛着風槍，唱着歌，开着玩笑，就象去參加文娛晚會似的。

到了“最前沿”，這在隧道工程中叫作“導峒”，被稱為“尖兵”的風槍手們，就在此隧道最深處的狹窄斷面上工作。歌聲停止了，隨着風槍的急促的氣虎虎的吼叫，他們開始了緊張的、嚴肅的勞動。

“導峒”是隧道工程中所有人員的注意中心：發電機把光明送這裡，空氣壓縮機把動力送這裡，通風機把新鮮空氣送這裡，技術員校正着方向，工程師計算着進度，安全檢查員敲打着每一塊可疑的石頭，鑽岩機在這裡鑽山，炸藥在這裡爆炸……。在這裡，看到的是鑽杆飛快的旋轉，風槍手全身的震動以及合金鑽花在堅石上激起的火花；聽到的是風槍的吼叫，鐵石相擊的建設交響曲。戰士們臉上淌着汗，身上淋着水，呼吸着潮濕的充滿着嗆人的石灰味的空氣，用盡全身力氣抵住風槍，奪取着一寸一寸的陣地；而大禾山在數十台鑽岩機的夾攻下，頑固而吝嗇地一寸、一寸地后退。

我正想尋找一個不致妨礙工作的地方，帶領我們參觀的助理員扯了我一把，兩只手合成了一個喇叭，對着我的耳朵大聲喊叫。可是，在聾鬧的機器聲里，我一個字也聽不清。

他只好匆匆地寫了張紙條遞給我：“右邊掌風槍的就是新戰士王德招”。

王德招这个名字，我早在“鐵道兵”報上看到過。我們知道，這個剛剛放下鋤頭拿起鑽岩機的新兵，曾創造了五·二分鐘鑽進一公尺的新紀錄。聽說他就在跟前，我急忙向右看去，可是，既看不清他的面孔，也沒法估計他的年齡。藤帽下面的頭髮和眉毛全是灰白的，渾身都是灰漿，我只能說這是一個拒絕退休的老人在工作。

走出隧道的时候，已經是晚上了。實際上，大禾山隧道工地是沒有夜晚的。即便是深夜，隧道中的戰鬥也一刻沒有停止過，隧道外的整個工區，也是燈火輝煌。

定 額

在工地軍人俱樂部，我參加了一次修改工作定額的會議。

團參謀長在桌子上擺了兩塊青石，然後他宣布：這兩塊石頭，來自南北兩個峒口，根據工程師的檢定，硬度都是十八級。現在兩個口已經接近，其他條件也相同或相仿。為了提前打通大禾山，他要求各連指揮員考慮修改現在的工作定額，展開競賽運動，爭取會師紅旗。

開始，連長們都沉默着。可能他們自己也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修改定額了。可以挖掘的潛力，大多挖過了，可以找到的竅門也都找過了。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他們一次比一次更慎

重。但到最后，經過了热烈的討論和爭論，他們又把日進率提高了七公寸。

会后，參謀長向我們作了这样的解釋：

“大禾山隧道工程，和全國某些基本建設工程一样：規模大，技術复雜，而我們的主觀力量和經驗都不足。

“大禾山隧道是鷹廈鐵路、也是目前長江以南最長的隧道，石質硬度在八至二十五級之間，必須用很貴的合金鑽花才能鑽進去，同時，又是機械化施工。開始上級規定每日進二·四公尺，但是，不管怎樣努力，每天總是達不到一公尺，月月‘欠賬’。甚至有的人懷疑定額訂得高了，沒有信心達到這個指標。

“九月初，師黨委決定開展勞動競賽和創造新紀錄運動；同時，也採取了其它必要的措施：調配了幹部，改進了班制，組織了技術學習……。

“九月九日，南口尹尙龍同志領導的尖刀連，首先創造了日進五公尺的新紀錄，超過定額一倍多。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成績。捷報通過工地廣播站傳遍了各個單位，大大地振奮了戰士們提前完成任務的信心，也徹底批判了某些人的保守思想。

“這以後，更高的紀錄一個接着一個出現了：

“九月二十九日：大禾山北口挖進五·六公尺；小禾山隧道南口挖進八·六公尺。

“這兩個紀錄都超過了大禾山南口。”

“就在这時候，”參謀長說，“鉄牛关隧道出現了日進十・八五公尺的最高紀錄，並且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提前兩個月打通了。和小禾山一樣，鉄牛关也是我們的鄰居。你們知道，我們的鄰居很多，而且都是怎樣的鄰居呀，在競賽中都是‘勁敵’呀！”看得出來，他講到“勁敵”時臉上做作的愁容，掩藏不住自己內心的喜悅。最後他說：“現在，我們正在爭取創造更高的紀錄，爭取更提前一步打通大禾山！我相信：在我們的戰士面前，不變的定額是沒有的。象戰時一樣，等待我們去完成的，不是定額，而是奇迹！”

戰 士

是一個晴朗無風的上午，我們去訪問王德招。他的連長尹尙龍同志說：

“你們來得正好，他今天有時間。我們已經命令他休息了！”

“怎麼命令？……”

“是這樣：這幾天我們發現他臉色有些發黃，開始我們還以為這是夜間工作常有的現象；可是昨天衛生所來人給戰士們檢查身體，發現他的體重掉了五公斤，才知道他瞞着上級帶病堅持工作已一個星期了。對這樣的戰士，不下命令他會休息嗎？”尹尙龍同志生氣的說着這些話，好象王德招就在跟前听着這頓批評似的。接着，他自言自語地說：“這件事對我也是一個教訓：工程越緊張的時候，越應該關心同志們

的健康，光抓工程，‘單打一’就会出漏洞。”

当我们找到这个被命令休息的風槍手时，他正伏在竹床上一筆一划地寫生字。捏筆的手有些紅腫，寫起字來顯得很吃力。這時候，我才發覺这个战士的一切特征——圓圓的丰满的臉龐，說起話來啞啞的語調，并帶有几分文靜氣質。和在隧道中冲鋒的勇士相比，簡直是兩個人。我們問他的工作情况，他說：現在還沒有超过五·二分鐘鑽進一公尺的紀錄，別的沒什麼。

停了一会，他又說下去：“开始是北口張明万小組先創造了每小时鑽眼五·三三公尺的紀錄。我們小組立刻向他們學習，一小时打了十一·六公尺。后來，二連張新民小組又創造了一小时鑽眼十五·二公尺的最新紀錄，平均四·一分鐘就鑽一公尺。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他把这些新的紀錄象一些一般的数字似的一口气說了一大堆。看样子，象是不准备再說什麼了。

对这样的战士，他講話我們可以了解他，他不講話我們也可以了解他的。

王德招沉默了一会，忽然眼睛一亮，站了起來，說：

“現在，还没有一个風槍手突破四·一分鐘鑽眼一公尺的紀錄。你們还是和我們的‘一万炮’去談談吧！”

“誰是‘一万炮’？”

“全团优秀爆破手徐德俊啊！”这个新战士顯得活潑起來了，“找他很容易，他正在山坡上那个小棚里搓炸藥呢！”

徐德俊的名字，我們已經从团政治委員那里听到过了，只是还不知道他已被他的战友們簡單地称为“一万炮”了。

徐德俊是一連的爆破組長，參軍六年的老战士。但他和鐵道兵的所有老战士一样，一直是和扁担、籬筐、八磅錘打交道，從來沒有搞过爆破。当領導上决定他搞爆破的时候，正是上級要求提前修通鷹廈鐵路的时候。这样，就不能給他們一个較充分的學習机会。徐德俊在听了工程師的几次課以后，就帶着兩個新兵去实地操作了。开始，釘子碰的沒有数，又有冲炮，又有瞎炮，再不就是留炮根。每次他放完了炮回來，風槍手們就圍上來搶着問：

“怎么样，炸的怎么样？”

“又有兩個瞎炮！”徐德俊难过地說。

徐德俊知道，風槍手們的劳动强度最高，工作最累。他們常說：“鑽眼是开花，爆破是結果”。这就是說：風槍手們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寄托在爆破手身上了。可是，如果光开花不結果，或是果結得不多，石头炸不下來，怎么对得起風槍手們呢？隧道到那年那月才能打通呢？！

由于要求提前完成任务而出現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只是徐德俊这一个小組碰到了，其他小組也碰到了；不光是爆破組碰到了，其他工种也碰到了。就在这时候，王震司令員帶着技術人員們，同时也帶着新的命令來到了大禾山。他在这里進行了一系列的安排，也和徐德俊談了話。司令員詢問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然后对他說：鷹廈鐵路的通車日期

又提前了，現在要爭取再提前一年，在一九五六年全綫通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个爆破手应该怎样工作呢？

徐德俊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司令員同志，我們保證按新的命令提前打通大禾山。这些日子，我們正在研究用粗砂泥蛋堵塞炮眼，如果成功了，我要爭取到隧道打通时放夠一万炮！”

新的方法成功了，爆破的威力大大地提高。那时候，徐德俊已經放了一万零四百多炮，而瞎炮率降低到千分之二·五，几乎炮炮成功。因此，他在他的战友們中間，已經被公正的称为“一万炮”了。

根据部隊主管部門的統計，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区已經有四百五十多个战士成了各种技工。在这里，人，也在以社会主义的速度成長着。

在我們和徐德俊談話的时候，曾經問他：为什么战士们能够这样快的掌握現代化机器并創造出許多新的紀錄呢？他听完了問話，沒有回答，却反問道：

“你們知道，人民为什么給鐵道兵叫‘鐵路建設的突擊隊’呢？”沒等我們回答，他接着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就因為我們是鐵——道——兵！”說罷，他眨了眨眼睛，望着我們笑了。

我明白了这个老战士的話。战士，我們最可爱的人，他們不管执行那一种任务，都把它看成一种战斗：在学文化的时候，他們提出要“攻克文化山”；在向現代化、正規化前

進的時候，他們提出要“打開科學技術的堡壘”；在“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執行工程任務、向高山大河作戰的時候，他們的戰績難道还有什么不易理解的嗎？

火車開進了福建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祖國其他地方，也許是一個普通的勞動日。但是，在鷹廈綫上，它卻象節日一樣。因為大禾山隧道提前一百十八天打通了！在这次突擊中，尹尙龍同志的連隊創造了折合日進十九·零五公尺的全國最高紀錄。

“鷹廈鐵路的咽喉”打通了！火車，不再在省界那邊扯起嗓子吼叫了，它已經隨着鋪軌隊穿過武夷山、越過閩贛邊境，第一次開進了福建。

這時，在南段施工的部隊，又在開展另一個巨大規模的勞動競賽，爭取按新的計劃提前把火車開到廈門，以自己這個平常的浪頭，投入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

尹 尙 龍

王 守 勤

担任大禾山隧道南口开挖工程的尖刀连连长尹尙龍，是个直爽的、好說好笑的人；可是正在隧道工程最緊張的階段，他却整天緊鎖着眉头，見了人連話也不願說。大家都說尹連長心里有兩塊“病”：秦嶺盤山隧道日進十三·五公尺的全國最高記錄，和不久前鉄牛关隧道日進十·八五公尺的鷹廈綫上的最高記錄，使他日夜焦慮着自己这里怎样改進工作、赶上先進，突破最高記錄呢！

不久，小禾山又出現了个日進十一·四公尺的新記錄。这一下，尹連長更沉不住气了。他听到这消息，立刻用电话告訴文書寫快报。

快报一貼出去，战士們可沉不住气了。他們說：后边一个鉄牛关，前边一个小禾山，都压在大禾山上。我們还能叫人家抬着走么？这象什么話！决心書、請求書象雪片一样，紛紛飛到連部來。請求突击，非要赶上去不可！

“火”点着了，尹連長可沉住气了。不管你怎么說，他心里有个老主意：要打勝仗，就得有充分的准备，决不能單憑血气之勇。他和副指導員到这个班走走，那个班轉轉，看着战士們那高漲的情緒，心里真是高兴；可是看到有些人那种“出馬一条槍”，光想“大殺大砍”一頓，而不考慮“战尤”的蠻干劲，也确是有些担心。他就問大家要求突击有什

么把握？

“就憑這杆槍！”一個膀大腰圓的小伙子說。

“風槍靠不住，得先把腦子裡的油泥擦擦。我看你這腦子就有点生鏽了。你能保證風槍不出問題嗎？”

“我堅決保證！”

“憑什麼？”

“憑……”小伙子說不上來了。

“就憑胳膊粗嗎？不成！這就叫‘有勇無謀’呀！”在軍人大会上，尹連長對戰士們說：“要突擊，我同意，可是不能憑蠻干，必須先把我們的工作來個大檢查。風槍手找風槍手，爆破手找爆破手，各個工種都要開個專業會議，找找經驗，提出保證條件來，然後再請求突擊！”

會開過了。尹連長和副指導員仔細地檢查了各班的準備情況，做出了施工方案，又動員所有的勤雜人員一齊出動。甚至連炊事班要保證水熱、飯香，材料員要保證器材供應等等這些細小的事，他們也都沒有放過。一切準備停當了，他看看火候到了，請示了參謀長，馬上開始突擊。結果，一下子創造了日進十二·四公尺的新記錄。這真是個驚人的勝利！

按說尹連長該輕鬆一些了吧？不，他更緊張起來了。那裡的工效低，他心里也不舒服。他要把所有的經驗都介紹給兄弟連隊，和大家一同前進。尤其是全國的最高記錄，還催着他趕上去。他說：“我們跟秦嶺盤山隧道的進度比，還差的遠哩！”

其实，差的也不算太远了，才只一公尺多呀。不过这要看干什么，隧道工程想多進一公寸都不是件容易事。事也凑巧，沒隔上一天，嶺頭隧道又出現了个十四·二公尺的新記錄。这簡直是火上澆油。“哎呀！好厉害呀！十四公尺还帶个零头，兄弟部隊走到我們前边去了！”怎么办？尹連長又通知文書出捷报，要告訴同志們：毛主席叫我們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多、又好。怎么做呢？就得象兄弟部隊那样，他們已經給我們做出了榜样，追上去吧！

尖刀連又准备突击了。整个工地上掀起了創造新記錄的热潮，团長、政委都親自到連隊去动员、檢查，組織全团的总突击。師長也來到了工地。

一月十七日，大禾山隧道南、北兩口出現了折合日進三十四·零五公尺的新記錄。南口的進度更是驚人：日進十九·零五公尺。

这就是我头一天到大禾山听到关于尹連長的一些情况。

一天中午，我和文工团的一个邢同志進隧道里去。正走着，他小声告訴我說：“你不是要找尹連長嗎？那不是他來了！”我回头一看，一个个子矮，臉孔瘦削的同志从后面走來。我不覺一楞：这就是大家称道的尖刀連連長嗎？原先，我还以为他是个魁偉的人物呢！稍一迟疑，他已經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不，簡直是飛过去的。我連忙赶了上去。

他緊緊地握握我的手，匆匆忙忙談了几句話就要走。忽然，他發現我沒戴口罩，就关切地對我說：“峒子里石粉太